



目 录

序 (1)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第一章 总论 (3)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6)

第一节 总论 (6)

第二节 夏代散文 (7)

第三节 殷代散文 (18)

第四节 周初散文 (22)

第三章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 (春秋时代) ... (27)

第一节 总论 (27)

第二节 学术大师孔老之散文 (28)

第三节 史传家左丘明之散文 (33)

第四章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战国) (44)

第一节 总论 (44)

第二节	阴阳家之散文	(50)
第三节	墨家墨子之散文	(55)
第四节	儒家孟荀之散文	(59)
第五节	道家庄周之散文	(67)
第六节	法家韩非之散文	(71)
第七节	名家公孙龙子之散文	(76)
第八节	杂家之散文	(79)
第九节	纵横家苏张之散文	(83)
第十节	钟鼎文学家之散文	(87)
第五章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秦)	(92)
第一节	总论	(92)
第二节	反文学者李斯之散文	(94)

第二编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

第一章	总论	(103)
第二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两汉)	(110)
第一节	总论	(110)
第二节	辞赋家之散文	(111)
第三节	经世家之散文	(119)
第四节	史学家之散文	(123)
第五节	经学家之散文	(130)
第六节	训诂派之散文	(141)
第七节	碑文家之散文	(146)
第三章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汉魏之际)	(152)

第一节 总论	(152)
第二节 三曹之散文	(154)
第三节 建安七子之散文	(161)
第四节 吴蜀之散文	(166)

第三编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晋及南北朝）

第一章 总论	(175)
第二章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77)
第一节 藻丽派之散文	(177)
第二节 帖学家之散文	(180)
第三节 自然派之散文	(186)
第四节 论难派之散文	(188)
第五节 写景派之散文	(198)

第四编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

第一章 总论	(207)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210)
第一节 古文家先锋元结之散文	(210)
第二节 古文大家韩柳之散文	(214)
第三节 韩门难易两派之散文（附孙樵）	(226)
第四节 矫枉派之散文	(236)
第五节 艰涩派之散文	(241)
第六节 浅易派之散文	(245)

第七节	晚唐五代之散文	(248)
第八节	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251)
第九节	道学家之散文	(267)
第十节	民族主义派之散文	(271)

第五编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明清）

第一章	总论	(287)
第二章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289)
第一节	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	(289)
第二节	反七子派之散文	(296)
第三节	明独立派之散文	(305)
第四节	清代桐城派之散文	(309)
第五节	清维新以后之散文	(326)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夏商周秦）

第一章 总论

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于古，则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夏敬观云：“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俪六一语，顾未以名文也。《说文》驾二马为骈，《庄子》骈拇与枝指对举，于义皆未美。大抵唐以后，韩柳之学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务标异以示轩轻，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取便笺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体，而骈义之非，遂无辩之者。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其颠尤甚。清李兆洛昌言复古，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匊厂文稿序》）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是也。吾谓散文一名，尤为不通。《庄子·人间世》有散木一名，与文本木相对。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可用之木为文本木。”《荀子·劝学篇》有散儒一名，与法士相对。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夫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儒为散儒，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说文》肉部“𩚑，杂肉也。”《说文》林部“椈，分

离也。”散文与骈文相对，其本字当为椳，盖取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骈文散文二名，必在所当去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至清末罗惇齋文学源流云：“文之既立，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浑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又云：“西京钜子溯两司马，子长源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蜜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以材力冠绝，通宏相征，一为散体之家，一为骈文之祖。”又云：“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迄乎国朝。（指清）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谊，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

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谊，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

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各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有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易曰：“地之可观者莫如木”，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著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骈体文钞序》）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实则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故论文学史者，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骈散文体未分之时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则为学术而文学时代，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第一节 总 论

为文学史者，或多溯原上古，始自羲轩。吾则以谓文献无征，不如从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典》《皋陶谟》两篇，大书“粤若稽古”四字，则其文经孔氏删述，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三代之盛，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于今可考者，莫尚于六艺。而六

艺之中，莫要于《尚书》。陈石遗先生《石遗室论文》曰：“《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以史学论，后世之天官书，律历志，本于《尧典》上半篇；职官志本于《尧典》之命官；舆服志，乐书，本于《皋陶谟》下半篇；（孔氏分为《益稷篇》）若地理志河渠书之本《禹贡》，本纪之本《尧典》，其尤显著者矣。以文学论，曾湘乡之杂抄，分记载告语著述词赋四类。窃以为记载告语二类，为用最广。《尚书》之典谟，则传状碑志所自昉。《禹贡》《金縢》《顾命》，皆记事体。《召诰》《洛诰》，虽中多告语，而首尾实记事体。《顾命》惟韩昌黎曾学之。《金縢》则开后世纪事本末之体。奏议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谟》《洪范》《无逸》《召诰》《洛诰》，而《皋陶谟》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别无他事。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赠，而实本君奭。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则隔异地而相与言，亦其类也。序跋昉于《易十翼》《书序》《诗序》《射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祭文昉于《武城》《金縢》之祝词。鲁公之谏贲父，哀公之谏孔子，皆见于《檀弓》。而《周礼》大祝作六辞，六曰谏，则周初已有之矣。”观此可知后代文体，皆原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

第二节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尧舜；称尧之为君，“唯天为大，焕乎其有文章”。

又称“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尧典》《皋陶谟》，非当代之文字，不能论列耳。至禹之治水，则治化益隆。林传甲云：“禹之治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汉唐之盛，其版图不过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产，实出于阩（自注：汪士译之说如此），故贡道浮于积石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若水，今为居延；南海黑水，今为澜沧（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蒙古、青海、西域、卫、藏、缅、越诸地，皆禹迹所至也。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以蒲坂为枢，则《禹贡》荒服，东起辽东朝鲜，南至闽粤，西讫澜沧，北至克鲁伦河，为邹徵君《禹贡》五服地图所本。纪晓岚讥文贞为闽人，不自外于禹域；则好为奇论，而不晓度数也，呜呼，槃槃大陆，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达淮泗，禹不但以治河为事，且发明航海之学焉，三苗之伐，为汉族拓殖民地也。”（《中国文学史》）大禹治水之功，诸子百家所共称，必非无稽之谈。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非如后世之固定；其所归化者，亦非如后世之统一。故古代之国字为“或”字。《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国界，或大或小，或东或西，不如后世之确定也。禹贡版图，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归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于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皆不足信，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于《禹贡》一书，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

如《甘誓》。

禹 贡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淮、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淮、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缟。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

筐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义。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椿、干、栝、柏，砺、砥、磬、丹惟篚簠、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玕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滎波既猪。导荷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纡，厥筐纤、纆，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磬，磬，熊、黑、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

方、桐柏，至于陪尾。导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导沅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滎；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泂，又东会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此实一篇记水之文，其文字于极参差不齐之中，寓有极整齐排偶之笔。如起云：“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奇笔也。结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亦奇笔也。及篇中“作十有三岁乃同”等句，皆奇笔也。而每州之起则云：

冀 州

济河惟兖州。

海岱惟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海惟扬州。

荆及衡阳惟荆州。

荆河惟豫州。

华阳黑水惟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其每州之末则云：

夹右碣石，入于河。

浮于济漯，达于河。

浮于汶，达于济。

浮于淮泗，达于河。

浮于江海，达于淮泗。

浮于江沱，潜于汉，逾于洛，至于河。

浮于洛，达于河。

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其每段中用厥字之排句者如云：

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冀州

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
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

兖州

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
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臬、铅、松、怪石。莱
夷作牧。厥篚檠丝。青州

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
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惟夷
螭珠暨鱼。厥篚玄纁、缟。徐州

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
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荡、
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
柚，锡贡。扬州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
毛、齿、革惟金三品，椿、干、栝、柏，砺、砥、磬、
丹惟篚簠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玃
组，九江纳锡大龟。荆州

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
厥贡漆、臬、絺、纁，厥篚纁、纁，锡贡磬错。豫州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
璆、铁、银、镂、磬、磬，熊、罴、狐、狸，织皮。
梁州